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281P2 111:151214

1629129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43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Wt 1/32 10/5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9

謝斐利士詩集 謝斐利士著 李魁賢譯

嘔吐 沙特著 吳煦斌譯

牆 沙特著 李魁賢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新
學
社
PDG

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尚保羅·沙特

(法國)

Jean-Paul Sartre

得獎評語：

「爲了他那富於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致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由瑞典學院決議頒給尚保羅·沙特，「爲了他那富於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這位榮譽的得主已經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諾貝爾獎。但他的拒絕並未稍改本獎頒贈的有效性。不過，在這種狀況下，本學院只能宣布頒獎儀式無法舉行。

拒絕

一九六四年十月號的「費加洛」雜誌上，沙特先生做了公開聲明，表示他因拒絕諾貝爾獎而業已引起的醜聞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寫信給瑞典學院，不要選他為得獎人；但他並不知瑞典學院的決定是無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別說明他的拒絕不是出於對瑞典學院的輕視，而寧是基於其個人和客觀的理由。

在個人理由方面，沙特先生指出，由於他對作家職責的觀念，他一向拒絕任何官方的榮譽，因此他這次的拒絕不是沒有先例的。他同樣拒絕過「榮譽勳章」(The Legion of Honour)，不肯進入「法蘭西學院」；設若列寧獎要頒給他，他也會同樣拒絕。他說，作家接受這類的榮譽，會使他個人所獻身之事跟頒獎的機構發生關連，而作為作家，不允許自己跟任何機構發生關連，這畢竟是重要的。

在客觀理由方面，沙特先生提到，他相信東西方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必須在沒有任何機構的涉入下進行。再者，由於他認為過去的諾貝爾獎未能平等的頒給各民族和各種意識形態的作家，他覺得，如果他接受該獎，將會受到他不願聽到的、不恰當的解釋。

沙特先生在末了表示了他對瑞典學院的情誼。

在宴會上，卡羅來納研究所所長 S·弗利堡發表談話如下：「沙特先生認為他不能接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關於這個獎，歷來議論甚多，人人都認為自己有判斷它的能力，或者，若是自己所不了解的，就對它做批評。但我相信它今年做的選擇可獲得極大的了解。改善世界，是每一代人的夢想，詩人與科學家尤其如此。這也是諾貝爾的夢想。這也是衛星科學家之重要性的一個尺度。而沙特的靈感之淵源與力量也是由此而來。做為作家與哲學家，沙特是戰後文學與知識份子的討論中一個中心人物——受讚譽，受爭論，受批評。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內在，由深沉的、嚴肅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讀者，以致世界。他的哲學被年輕人奉為一種解放而歡呼。沙特的存在主義，我們可以用這種意義來做了解：人所期望達到的快樂，是由他願不願意站穩腳跟來決定的：各人依照自己的秉賦站穩腳跟，並接受因之而來的後果。諾貝爾的同人拉爾夫·華爾杜·愛默生的名言說：『除了你自己心智的裏外合一之外，沒有其他東西是根本神聖的。』沙特的存在主義便是這種哲學更嚴正的註解。

人類生活的品質並不僅以外的條件為準，也以個體的幸福為準。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講求標準化，而且社會組織複雜；對個人生活意義的覺察容或尚未消失，但無疑已經鈍化；在今日，猶如在諾貝爾當時，高舉理想，實屬迫切之事。」（孟祥森譯）

編者的話

這些筆記都是在安東·何昆丁的文件中發現的。我們現在一字不易地把它們重印出來。

第一頁並沒有寫上日期，但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它寫於日記開始前數星期，如果這樣，它最遲是寫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初。

那時安東·何昆丁剛遊罷中歐、北非及遠東歸來，在貝維爾住了三年，正着手進行有關荷里邦侯爵的歷史研究。

他是一個沒有任何羣性意義的傢伙。只是一個個人罷了。

路易·費迪南·西靈：「教堂」

嘔

吐

尚保羅·沙特著
吳煦斌譯

沒有日期的一章

最好就是逐日把所有發生的事情記下來。靠着寫日記來瞭解事物。不管看來怎樣無關重要的線索和細節都不放過。尤其重要的是把它們分門別類。我一定要說说我怎樣觀察這桌子、這街道、人羣、我這包煙絲，因為正是這些東西轉變了。我必須弄清楚這轉變準確的幅度和性質。

譬如說，這裏有一個盛着墨水瓶的盒子。我應該嘗試說我從前怎樣看它而現在又怎樣①它。唔，我面前就擺着一個墨水瓶，它是一個長方形的平行六邊體——真優，我對它其實沒什麼可說的。這是我一定要避免的：如果那裏根本什麼也沒有，我一定要避免胡言亂語。我想這就是寫日記的危險：你誇張每一件事，你注意一切，你不斷要追求真相。從另一方面看來，尤其是說到這盒子或任何物體的時候，我很可能在一瞬間又重新感受到前天的印象。我一定要常常準備，不然它又會再從我的指縫間溜掉了。我一定要永不②——任何事，只是小心而且極端詳盡地記下每一件發生的事情。

我自然再也沒法確定地寫出星期六或前天所發生的事情了——我已經離它太遠；我可以說的

①這裏漏了一個字。

②這裏刪了一個字，在上面另寫了一個，但看不出是什麼字。

是，在這兩天裏，沒有什麼通常人們稱爲「事件」的東西發生。星期六那天，孩子們在玩鴨公鴨婆的遊戲，我想學他們那樣把一顆石子投入海裏。就在那剎那間，我停下手，拋下石子走開了。我想我當時看來一定是很迷惘的樣子，因爲孩子們都在我背後笑起來。

表面看來便是這樣。在我裏面發生的卻沒有留下任何明晰的痕跡。我看見某些東西，而這東西使我生厭，但我現在再也不曉得我當時是看着海還是看着石子。那是一塊扁平的石子，一面完全是乾的，另一面却濡濕而且沾滿了泥巴。我捏着它的邊緣，把手指張開，免得玷污了指頭。

前天就比較複雜點。而且還有一連串巧合和誤會，都是我自己解釋不來的。但我不準備把它們全部寫下來以娛樂自己了。可是，我真的曾經害怕，或者經歷過這一類的感覺。其實如果我知道我害怕的是什麼，我老早就會做得更好了。

奇怪的是，我一點也不打算承認自己瘋狂，而且我很清楚知道我並不是：所有這些轉變都是跟物件有關。這至少是我希望能夠肯定的。

十時三十分 ①

也許到底是有點瘋吧，現在再沒有什麼痕跡留下了。上星期我感到的古怪的感覺，今天想起來却覺得很荒謬，我再也感覺不到它了。今晚我覺得很自在，我的腳穩當地踏在地上。這兒是我的房間，面朝東北。下面便是傷兵路和新火車站的轉轍處。從我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黑域陀大路轉角處的「鐵路工人俱樂部」紅色白色的火光。從巴黎來的火車剛剛開到。人們從舊火車站走

①顯然是晚上。隨後的一段比前面這段晚很多。我們因此相信它最早也是在第二天寫的。

出來，在街道上散開。我聽見腳步聲和人聲。許多人正在等候最後一班電車。他們一定是在我窗下的煤氣燈周圍形成了憂愁的一小團人。但看來他們還要多等幾分鐘：電車不到十點四十五分不會經過。我只希望今晚沒有旅行推銷員要來：我是這麼渴睡，而且我又欠了這麼多睡眠。讓我好好地睡一晚吧，只要一晚，這一切荒謬的事情便會掃空了。

十時四十五分：再沒有什麼好害怕了——如果他們要來，他們已經來了。除非今天那賀安的男子要來。他每星期都來，他們把第二號房留給他，那是二樓一間連浴盆的房間。他仍然會來的；他臨睡前通常都到「鐵路工人俱樂部」喝一瓶啤酒。他不會太吵，他的樣子矮小整潔，蓄一把濃密的黑鬍子，戴假髮。現在他來了。

是的，我聽見他上樓梯時真是興奮，同時我安心了：在這個規律化的世界裏有什麼好害怕的呢？我想我痊癒了。

從屠場到大湖區的第七號電車來了。它帶着鐵鏈戛戛停住，然後又慢慢駛開。現在它載滿行李和熟睡的孩子駛向大湖區，駛向黑黯的東部的工廠去。它是最後第二班電車，最後一班會在一個鐘頭內經過這裏。

我要睡覺了。我已經痊癒，我不打算再像一個小女孩那樣在了一本美麗的新筆記簿子裏寫下我的感覺。

只有在一個情況下寫日記才是有趣的：那便是如果①

①沒有日期的一章到這裏結束。

日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有些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我再也沒法懷疑。它像疾病那樣降臨，但不是一種普通的肯定的症狀，也不是什麼顯着的東西。它狡猾地逐漸成形；我感到有點奇怪，有點不安，就是這樣了。它一旦固定之後便不再移動，它無聲地潛伏，讓我還可以安慰自己說其實沒有什麼不對勁，那只是一場虛驚。而現在它却開始蠢動了。

我覺得一個歷史學家並不適宜作心理分析的工作。通常我們的工作只要處理簡單的感情便行，而且我們給這些感情安上一些很概括的名字，比如「野心」和「興趣」等。可是如果我也有一點自知之明，現在便是我應用心理分析的時候了。

有些事情是跟往常不同了，比方說我的手吧，它用一種特別的姿態來拿起煙斗或叉子。或者那是叉子用某一種特別的姿態讓我把它拿起來，我不清楚：我剛才正打算進房的時候，突然停住

了，因為我感到手中握着一件冰冷的物體，它以某種好像個性的東西引起我的注意。我張開手看看：我只不過握着門鈕。今早在圖書館，當那個「自學者」走過來說早安的時候，我費了十分鐘才認出是他，我看見一張陌生的臉孔，只是一張臉孔。然後便是他的手，像一頭胖蛆地躺在我的手裏。我登時放開它，他的臂癱瘓地盪回去。

在街上也可以聽見許多可疑的聲音。

那麼在過去這幾個星期裏是有些東西轉變了，但是那裏轉變了？這是一種抽象的轉變，不着痕跡的。是我轉變了麼？如果不是我，那便是這房間，這城市，這自然界；我一定要選擇才行。

我想是我轉變了：這是最簡單的答案，也是最惱人的，但我不得不承認我是受着這些突來的轉變支配。問題是我很少思想；結果很多瑣細的轉變在我裏面積聚起來而我還不曉得，然後，在一個大好的晴天，澈底的革命爆發了。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生命有這若斷若續、不連貫的一面。比方當我離開法國，很多人都說我是一時衝動所以離開。當我旅行六年後突然回來，他們仍可說我是一時衝動的。我回想自己跟馬西亞在那法國公務員的辦公室的情景，那公務員是去年柏德魯事件之後辭職的。那時馬西亞正準備隨一支考古探險隊到孟加拉去。我一向都希望去孟加拉，他慫恿我跟他一道去。我到現在還奇怪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相信是他不大信任樸圖，希望靠我來替他監視樸圖的行動。我找不到理由拒絕。即使我那時猜到有關樸圖這一着，那也只會使我更加樂於接受這邀請。是的，我麻木了，我說不出一個字。我瞪着電話旁邊硬紙皮桌上的加瑪小雕像。我感到身體好像充滿了淋巴液或者熱牛奶。馬西亞以天使般的耐力掩飾着微慍的神色對我說：「你